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二 宋 王欽若等撰

臺省部

奏議第三

後魏崔玄伯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樞要草創制度  
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  
生之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  
既隆萬國崇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

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  
王定三秦滅彊楚故遂以漢為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漢  
之土建於陛下應運龍飛雖號舊邦受命惟新以登國  
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明神  
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元符也臣愚以為宜  
號為魏道武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  
劉潔太武時為尚書令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饑潔奏曰

臣聞天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戴賴伏  
惟陛下以神武之姿紹重光之緒恢隆大業育濟羣生  
威之所振無思不服澤之所洽無遠不懷太平之治於  
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贊神明所在尅殄  
方難既平皆蒙酬錫勲高者受爵功畀者獲賞寵賜優  
崇有過古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  
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偏遇水害頻  
年不收就食他所臣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

以鴻覆育今南摧強寇西敗醜虜四海晏如人神協暢  
若與兆民同享其福則惠感和氣蒼生悅樂矣太武從  
之於是復天下二歲租賦

源賀為給事中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臣聞人所貴者  
莫貴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  
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寇賊未殄疆場須防臣愚  
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  
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

再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  
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思以仰答  
將違闕庭預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文成納之已  
後入死者皆恕死徒邊

韓秀獻文踐阼為給事中叅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孝文  
延興中尚書奏以燉煌一鎮界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  
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僉以為然秀獨謂非便曰  
此感國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

土鄰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退保一方之城聚進塞四夷之窺伺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乃千餘里捨遠就近邊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

程駿為祕書令獻文神主遷於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

執事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事駿獨以為不可表曰  
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  
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  
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  
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為至勲吳鄧之儔以征  
伐為重績周漢既無文於遠代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  
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  
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



以九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軌乎乖衆之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准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疋李冲為內秘書令南都給事中舊無二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家方為一戶冲以三正治民所繇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

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義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親舊未分民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間月徐乃遣使於事為宜冲曰民者寘也可使繇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必心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

進曰民俗既易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准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唯以變法為難更無異議立三長公私便之

陳建孝文時為尚書右僕射加侍中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平原王陸叡密表曰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勤過蜀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

凡近識無遠達皆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已之譏播於羣  
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勵顧省駑鈍終於無益然飲水驚  
寐實懷慙負至於願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  
封豕橫噬馬虜南據奄有荆楚及桓劉跋扈禍難相繼  
岱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髻鬣龍  
飛道光率土干戚暫舞淮海偃風車書旣同華裔將一  
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  
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

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歷運響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願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帝嘉之

韓顯宗太和初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

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雒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  
簡并功則雒京易就徃冬輿駕停鄴是間隙之時猶編  
戶供奉勞費為劇聖鑒矜愍優旨慤懃爵泆高年賚周  
鰥寡雖賑貸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况三農要時六  
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為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  
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徃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斃廢則  
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  
厲疾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

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雒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  
息分析之歎雒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其二曰自  
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王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  
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  
雒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  
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  
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  
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

輿駕還雒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  
子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闈闥  
之內者豈以為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  
尚恐衝糜之或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  
之所以悚息伏願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  
玩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  
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獻明所用  
未足為煩然非所以畱神養性頤無疆之祚莊周有言



形有待而知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  
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惟冕旒垂  
纁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  
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  
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  
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  
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  
何所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才雖屠釣奴

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自墜  
於卑隸矣是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  
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  
矣豈可以世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寸  
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王所以  
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徙善者法也是  
以有國有家以刑法為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  
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恥而莫敢犯也有制

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  
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繇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  
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  
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  
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  
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  
氣不至蓋繇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勅示  
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為犬戎所逐東遷河

維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業  
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土中稽  
古復禮於斯為盛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  
有宗廟曰都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廟在  
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實亦  
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  
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維京之制居  
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辱

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騰于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  
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志專而業定則不淫  
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  
武皇帝勅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  
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  
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  
禮宣令童戲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  
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可異處之明驗也故

孔父里仁之美孟母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  
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  
作容態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  
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官以  
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別伎作官途得與膏梁華望接  
閉連薨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  
區凡所從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  
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偽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

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  
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  
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里舊名一皆  
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署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  
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也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  
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候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  
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  
自此以來亦為大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

僮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瞻濟實多如不悛草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可賞勸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為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誼噐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帝善之

高閭為尚書中書監太和十四年秋閭上表曰奉癸未



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慮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于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啟聖哲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叡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

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隣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  
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  
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  
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為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  
聞皇天無私降臨在下休咎之徵錄人名致帝道昌則  
九疇叙君德衰而倫彞斁休瑞竝應享以五福則康于  
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  
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于天理

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灾周漢遭  
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  
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愍懃引過事邁前王從  
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灾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  
畿之內頗為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理綏  
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為大損但預備不虞古之善政安  
不忘危有國常典切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  
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徃來頗使欣慰

開雲中馬城之倉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  
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  
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益其  
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糶以消其費清其道路恣其東西  
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為患苦又聞常  
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  
可緩其役使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勅外牧又一  
夫幽枉王道為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

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卽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勅有司依此施行

邢巒為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初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粟帛乃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

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綺綵至乃以紙  
絹為帳屨銅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矜  
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  
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昇平之業  
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番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  
貨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  
用常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使恐無以支歲自非為要須  
者請皆不受從之

源懷宣武景明中為尚書左僕射時有詔以姦吏犯罪每多逃遁因青乃出竝皆釋然自今以後犯罪不問輕重而藏竄者遠流若永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謹按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異於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反况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既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識謂宜寬之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駁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為法貴經通治尚

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羅網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今之達政救世之常規伏尋條制勲品以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絕姦途匪為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以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遇恩免罪勲品以下獨乖斯例如此則寬從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坐之



路致壅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為宜停書奏  
帝納之

盧昶為散騎常侍兼尚書時雒陽縣獲白鼠昶奏曰謹  
按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  
嗟怨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虛見德合乃降妖不妄出咎  
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祇變而立功  
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炯戒比者災氣作沴恒陽虧  
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

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忠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徵譴敢布庸瞽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

使通原遙畛田蕪罕耕連村接閭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責求豪強恃私而逼掠遂令鬻菑禔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繇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止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徃歲法官按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命使覆訐公違憲典或承風挾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賂輒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

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  
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  
喆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宣庶政引見樞納博  
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之體息貞良  
忠謹置之於朝姦罔貪佞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常  
敬百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詔曰朕纂承  
鴻緒伏膺寶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麟鳳  
不降屬勝殘之會白鼠告咎萬邦有罪實唯朕躬尚書

敷納獻替是寄讜言有聞朕實嘉美

表翻為尚書殿中郎正始中議選邊戍事翻建議曰臣  
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  
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  
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古今取為盛德自  
皇上以敵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能使  
淮海輸誠華陽卽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  
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今日然荆揚之收宜盡一時才

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  
疆場統戎階當卽用或植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  
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  
率領或用其左右婚親或受其貨財講囑皆無防寇禦  
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  
值疆敵卽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輩  
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  
端自餘或伐木高山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

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繇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已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

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  
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  
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歡心不營私潤專循公利者  
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勵其忠款所舉之  
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  
捍禦貪憚日富經畧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  
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  
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



既審沮勸亦明邊患永清譏議攸息矣

游肇為侍中梁軍主徐元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  
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元明之款雖奔  
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  
也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  
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尅尚不  
可守况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  
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

年百姓饑弊死者亦復不少其何以居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資糧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親附之民復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爾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宣武竝不納

任城王澄為尚書令正始之末詔百司竝升一級而執事不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孝明初澄奏曰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企春望榮內外同慶至於賞陟不

及守宰爾來十年寃訟不絕封回自鎮遠安州入為太尉長史元匡自征虜常州入為宗卿二人遷授竝在先詔應蒙之理備在於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即丞之例尚蒙天澤下降榮及當時然叅佐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霑佐官獨預棄本賞末愚謂未允今計刺史守宰之官請准回匡悉同汎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詔曰自今以後內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澄奏曰臣聞堯懸諫諍之鼓舜置誹謗之木皆所以

廣耳目於芻蕘達四聰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  
遠累聖相承於今九帝重光疊照汚隆必同與奪隨時道  
無常體思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邁蹤三五  
高祖冲年纂歷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為違典及慈聖  
臨朝母儀寓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枉者仰日月於  
九泉微屈者希曲炤於盆下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  
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於謙挹有乖舊典  
謹尋抱枉求直或至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干

里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  
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通  
鄉校之言壅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以先朝且先屈  
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濁僻空文致法以誤  
視聽如此冤塞彌在可哀僭之與濫寧失不經乞收今  
旨還依前詔詔曰省奏深體毗贊之情三皇異軌五代  
殊風一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存可申者何  
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又前來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

借時公車署以理究事重奏請真案澄執奏以尚書政  
本特宜遠慎故凡所奏閣道通之蓋以秘要之地防其  
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  
繕寫事意以付公車詔從之又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  
請取景明元年已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  
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曰  
臣聞三季之弊繇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  
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

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  
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為相載  
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  
事為先使在位羣官慕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  
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  
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  
內外羣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已上  
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已下例繇勅判自世宗晏駕

大宥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  
覈以臣愚見謂為不可又是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  
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抗辭帝慙而返夫以萬乘之重  
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廻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  
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為  
達治歷代用為美談但各宜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  
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  
妄考皆有處分若一處有風謚卽應攝其一簿研檢虛



實若差舛不同偽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伏豈  
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  
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  
之乃止

孫紹為門下錄事與常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  
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  
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  
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肇啟無窮必世後仁祚

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  
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  
領護分事之職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  
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  
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  
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冤而卑寒  
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  
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

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  
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  
或詭名托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伏  
彊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遂樂諸州應留諸戶避寒  
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闕禁  
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  
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  
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

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  
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  
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  
換情權不可常隨污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污  
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  
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竝議律尋施  
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為體卽帝王之身也  
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

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則是有為之樞  
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  
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全  
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  
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  
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  
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  
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

元暉孝明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上疏曰  
臣聞治人之本實委守牧之官得其人則政平物理失  
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  
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  
史馳糾頗興威濫之刑且斃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  
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  
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否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  
宜以名聞卽加褒陟若治績無効貪暴遠聞亦便示牒

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  
審罰矣又表以御史之職鷹鷂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  
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  
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為之詔付外依此施  
行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康共決門下  
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在得賢必  
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  
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畧貪萬一之功楚梁

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為銳於姦利  
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  
河北數州實為國之基本饑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  
上兵復徵發卽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  
靜邊以息征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勅邊將自今  
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  
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  
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共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



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

源子恭為尚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梁亡人許周自稱給事黃門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圓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已蕭衍黃門侍郎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曾辭讓貽彼赫怒遂被出為齊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嵩嶺比加採

訪畧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莫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  
何者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况辭祿漢帝曲成  
其美斯實古先詰王必有 不臣之人者也蕭衍雖復  
崎嶇江右竊號一隅至於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  
祿而苟不聽之哉推察情理此則孟浪假蕭衍昏狂不  
存雅道逼士出郡未為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土長辭  
父母之邦乎言不好榮官志願嵩嶺者初留之日卽應  
杖策尋山負帙泔水而乃廣尋知己遍造執事希榮之

心已見逃宦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鄉終傭吳會逢萌浮  
海遠客遼東竝全志養性逍遙而已考之事實何其懸  
哉又其履歷清華名位高達計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  
歸化何其孤迥設使當時忽遽不得携將及其來後家  
貲產業應見薄斂尊卑口累亦當從法而周兄弟怡然  
常無憂戚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應是行故遣非  
同投化推究二三真偽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必令  
獲實不盈數旬玉石可覩於是詔推訪周果以罪歸闕

便假職位如子恭所疑

蕭寶寅為尚書左僕射正光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以知矣大較在於官人用才審於所蒞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有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實賞罰之途差有商准用舍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騫於多門

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  
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  
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  
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出處之端自  
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  
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界人無貴賤皆飾  
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  
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

之考功事同汎階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  
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  
絕或具僚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紀其殿最日  
久月深散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  
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思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  
相悅附共為唇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  
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下夫復何論官以  
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人隱咸歸

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程  
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  
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  
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薨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  
是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  
難此以散位虛名而陞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  
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  
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士爵也古之人修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  
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常自持也至乃周之  
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  
愛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整替則覬覦相欺  
故至慎至惜慝懃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  
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懸十一之  
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  
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辨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



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  
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  
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  
官府各正所同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  
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准見居官  
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  
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  
合否如有紕繆卽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

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  
務忠清孰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  
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  
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  
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  
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  
關興廢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  
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冒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

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彛章撓茲大典  
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弊之門如  
斯則吉士盈朝薪樵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  
無所定時梁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伏見揚州表  
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  
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  
君親盡之以常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  
教之盛典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

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  
棄國孰無父况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  
毒醜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  
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温清永盡定省長  
違報復何日以此為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  
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贖賁玉帛  
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列藁街于伊雒集華裔其如歸  
披髮鐻身之首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欵關而効

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棲會稽賴宰詒以獲  
立漢困彭城實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卽法豈不  
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况遺君忽父狼子野心旣不  
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鏡自  
天欽光纂厯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包此凶醜寘之列  
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  
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  
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

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遘死有歸無  
令申假受笑於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  
朝臣待之尤薄歲餘還叛

張普惠為尚書右丞詔訪冤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  
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  
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  
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  
馬之盟其以彊大分王罪犯虜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

基于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為恒典者也故尚書令臣  
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  
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  
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為世減之趣遂  
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  
矣遂使勲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  
遠研先旨格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  
昔未可采今始列辭豈得混一罔分遠近也故樂良樂

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  
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之恩旨初封之倫級勲  
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  
時不世減以父常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  
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  
旨乃為所貢所食爾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  
差貴賤有等蓋准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  
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



以新興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  
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需然之詔減  
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  
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  
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為世  
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  
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  
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為尚書之日殷勤執請攷攷

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總  
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  
廟曾玄不治末恤嫡封則賦祿無窮枝庶則屬絕內貶  
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  
等各稱其寃七廟之孫竝訟其初陳訴之案盈於省曹  
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  
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  
減之理謂近遵高祖減食之謀遠循百代象賢之誥

退繇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尅慎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為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竝求還復其昔常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今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竝應依所闕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爾親恤所哀請

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其可不  
慎乎親親以睦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為始  
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  
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斯  
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神明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  
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  
所沾降及陪阜寧有嶽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  
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豫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

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  
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內外貴賤  
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阜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  
心紛綸盈庭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為年斷六年三年  
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  
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以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  
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  
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竝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

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可不慎與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  
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為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  
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  
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噶  
所繇生悖慢所繇起夫琴瑟不調弛而更張善人國之本  
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  
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此則  
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准聖明二汎  
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  
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人如  
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既以追奪則百官之  
汎不應獨霑溥澤既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興於太和

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間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  
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旣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  
差各稱其枉且一日于役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  
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於三載之考無況隔折則各盈  
其分亦足以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昃求賢猶有所失  
况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  
以三宅草心選進願以三儁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  
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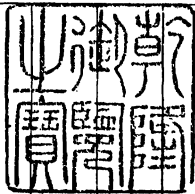
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寃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愚固  
所陳萬無可採

辛雄孝昌末為尚書右丞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  
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  
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  
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  
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  
治世宗重光繼軌無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

勤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整憇而黔首紛然  
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未來專以停年  
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  
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  
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糾箝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  
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  
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  
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人相將為

亂豈有餘恨哉蓋繇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茆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治道但郡縣選舉繇來頗輕貴游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竝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萃三載黜陟

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  
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強暴自息刑政日  
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  
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  
伏願陛下暫留天心較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  
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尅復畧觀古今  
風俗遷訛無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  
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不行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三至  
五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錄監生臣祝然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三 宋 王欽若等撰

臺省部

奏議第四

北齊高隆之初仕魏為尚書右僕射自孝明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

表解侍中并陳請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  
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  
獲五萬餘人而羣小謹翼隆之懼止

王紘後主時為散騎常侍武平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  
羣官共議禦捍封疆輔相請出討擊紘曰官軍頻經失  
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黷武出頓江淮恐北敵西寇乘  
我之弊傾國而來則大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  
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



下皆當肅清豈直偽陳而已錄尚書事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

後周蘇綽為度支尚書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彊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竝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惟良守宰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

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己心心者  
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  
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  
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本在於清心而已  
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  
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  
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  
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

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敷教化曰天

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繇所化也然世道凋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

比年稍登稔穰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  
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  
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  
朴素使百姓疊疊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  
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  
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  
讓然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  
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

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繇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繇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勅

部民無間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  
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  
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  
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  
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  
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  
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  
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

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則百祿是求如不能



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  
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  
上自帝王下至列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  
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治  
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竝牧守自  
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  
吏唯試刀筆竝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  
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

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  
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  
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  
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  
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  
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相伊尹  
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  
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況於公卿之胄乎繇此而

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理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其材而為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奸偽為本者將因其官而為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王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

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

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才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事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

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繇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

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嘗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間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繇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繇則人道盡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有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

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叅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究隱伏使奸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



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以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列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若今之從政者則不

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  
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  
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  
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  
刑戮者將恐徃徃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  
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  
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  
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

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  
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不慎乎若有  
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悖道者  
殺一儆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  
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明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  
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  
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

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夫平均者不捨豪彊而徵貧弱  
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  
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紡績織紉起於有漸非旬日之  
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紉麻土  
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  
如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  
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  
之舉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

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  
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簡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  
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  
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  
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嘗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  
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隋柳彧為司武中士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  
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

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奪旗必繇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算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歿後猶蒙憂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竝加汎級

揚尚希高祖開皇初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竝置

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  
租調歲減清幹才良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  
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  
今存要去閒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  
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  
下諸郡

李諤為治書侍御史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  
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

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  
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  
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  
通式豈容遽褫縗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  
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  
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  
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  
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



何能贊務帝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具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虫之

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  
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  
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  
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  
擢士祿利之塗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  
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  
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  
為勲績損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

政日亂良繇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  
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  
屏黜浮詞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  
領搢紳叅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竝宜  
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  
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索棄絕華  
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  
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

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摛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  
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  
舉送天朝蓋繇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  
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  
勅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  
好自矜伐上奏曰臣聞舜戒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  
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

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  
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况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  
自陳勲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恥上  
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  
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  
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嘗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  
慙恥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為能自隋受命此風頓  
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况乃大臣仍蹈弊俗如聞刺史

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喧訴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為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範帝以謬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

盧思道為散騎侍郎兼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為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帝嘉納之

王劭為員外散騎侍郎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雒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荜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望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

尚食內廚及東宮諸王食廚不可不依古法帝從之

李德林為內史令開皇中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  
理民間詞訟德林議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  
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  
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  
銓簡數百縣令猶不稱其才迺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  
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是要荒小縣有不至五  
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羣官就東



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

蘇孝慈為工部尚書時京官及州竝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至開皇十四年六月孝慈以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風損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

唐許敬宗太宗貞觀十九年為中書侍郎時庶人承乾廢黜宮僚多被除削久未收叙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

慎罰務在於恤刑往哲寬仁義在於宥過聖人之道莫尚於茲切見廢官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歲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包藏悖逆陰結宰臣所預奸謀多連貴戚禍生慮表非可防萌宮內官僚迴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欒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於張教主以凶逆陷誅夷臣以賢良荷

收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義揚勇之  
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網古今裁其  
折衷史籍稱為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  
宣機蕭鈞等竝砥節勵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  
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扑或以忤意而見猜嫌  
一槩雷同竝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繇是玄素等  
得叙用

褚遂良高宗時為吏部尚書時永徽三年詔追錄前代

忠鯁子孫周相州總管尉遲迴曾孫文禮訴言迴忠於周室為隋所誅帝遣議之太常卿江夏王道宗等議咸以迴死節於周宜有甄錄遂良進曰竊觀史籍咸以救君難則為忠不救則為逆春秋趙穿殺晉靈公趙盾為正卿不討賊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繇此言之尉遲迴受周重寄既聞隋文作相稱兵鄴下南通於陳北連突厥頓兵六十餘日不赴國難免其罪惡為幸已多若謂之忠臣所深惑羣議遂寢殿中侍御史張敬一奏曰臣

聞堯舜諤諤以昌桀紂默默以亡臣竊以尉遲迥忠於周室身死國難遂良不以為忠恐未為允請召史官集議帝竟不許之

劉祥道顯慶初為黃門侍郎知吏部選事祥道以銓綜之術猶有所闕乃上疏陳其得失其一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經明行修之士猶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能皆有德行即知共釐務者善人

少而惡人多有國已來已四十載尚未刑措豈不繇此乎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赴選趨走几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祿秩稽古之業雖則難知斗筭之材何期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望令曹司試判訖簡為四等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次付主爵次付司勳其行署等私犯公坐者雖經赦降以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異入流不濫官無冗雜且令胥徒之輩漸加勸勉其二曰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有

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  
今内外文武官一品已下九品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  
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  
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而略盡若  
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更得一萬五千足所須  
之數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  
今年常入流者遂便逾一千四百計應數外常餘兩倍  
又常選放還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

置之法其三曰儒為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遍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勸誘之方理實為備而獎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已來于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綸音超昇不次而儒生未聞思及豈為獎進之道其四曰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豈今之人不如昔人將獎賢之道未至寧可方稱多士豈得遂闕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



訪仍量為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為朝廷惜之其五曰唐虞三代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廩之姓魏晉已來事無可紀今之在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撲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減勞弊其六曰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都事主事

主書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承遂為故事但掖省崇峻王言祕密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恐未盡銓衡之理望有釐革稍清其選明年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多為政之弊帝遣祥道與正倫詳議其事時宰相已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

魏玄同上元中為吏部侍郎玄同以既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上疏曰臣聞制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為國者

必求賢以蒞官匠不良無以成其工官非賢無以致於  
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  
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  
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  
闕者繇官不得其才官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未盡也  
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治民昔之都國今之州  
縣士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

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公有革  
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  
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  
部遞相祖襲以迄于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  
法令之弊其來日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  
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  
非上皇之令典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何以  
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

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  
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  
水鏡力有所及炤有所窮銓綜既紊所失斯廣又以此  
居此任時有罪人豈真媿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  
庸妄揉彼棼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啟以及萬  
端至乃為己謀安為人擇利顧親疎而下筆看勢要而  
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游宦同乎市井加以厚  
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

折之於一面具寮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乎且魏人應運所據者蓋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災禍繼以饑饉既德業之不遠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惟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為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升

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集雲屯  
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  
失相半撫卽事之為弊知及後之滋甚夫夏殷以前制  
度皆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覩豈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  
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為太僕  
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唯吉士  
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以僚屬  
委之則公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掌爵祿廢置

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  
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  
之體也所委者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多士茫茫棫  
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  
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  
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  
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  
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舉其掾屬而昇於朝三



公叅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賢之集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野之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為不勝其弊而况於當今乎又從政為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髫髻之年已腰銀艾童壯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類課試既淺藝能復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

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  
齊八政以防其淫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  
業長而出仕竝錄德進必以才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  
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  
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  
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為國之用人有  
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梁肉衣輕裘  
然則當衰弊乏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

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方  
之用才理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擇臣竊見制書每  
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朝廷側席旁  
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  
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唯賢知賢  
聖人篤論伊尹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  
等身且濫集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  
流清因源潔影端繇表正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廡

役皆天下俊傑彼之最爾猶能若斯况以神皇之聖明  
國家之德業而不建長久之策為無窮之基盡得賢取  
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  
惑之伏願稍迴聖慮時採芻言略因周漢之規以分吏  
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三